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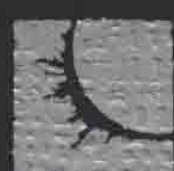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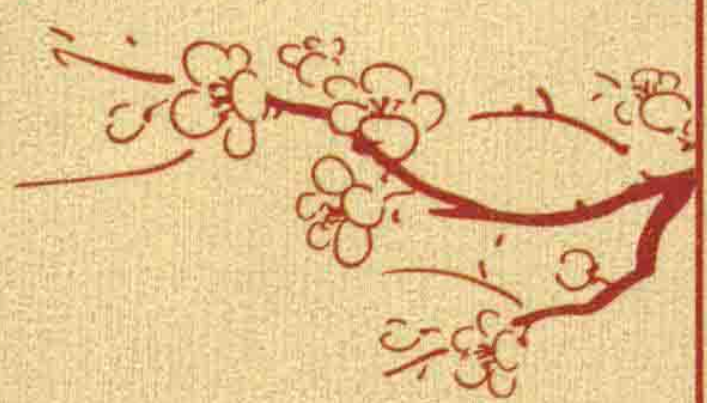
秦华生

卢佩民

主编

梅兰芳书画集

〔人物 花鸟〕



知识产权出版社

荣誉主编

王文章

梅葆玖

编

委

赵幼林

王

蕾

主编

秦华生

卢佩民

王建东

李

祥

副主编

刘 祯

张 涛

徐福山

陈士宏

梅兰芳书画集

〔人物 花鸟〕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为纪念梅兰芳大师，弘扬梅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艺术情怀，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把馆藏的梅先生绘画作品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及已赠送给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作品结集出版，并特别加入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所藏梅大师绘制及收藏的扇面字画，展示其多才多艺的艺术风采，对书画艺术的鉴赏收藏，进而为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正能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兰芳书画集：珍藏本 / 秦华生，卢佩民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30-3817-1

I. ①梅… II. ①秦… ②卢…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2142号

责任编辑：龙文
责任校对：孙婷婷
装帧设计：赵国栋
责任出版：卢运霞
孙昕

梅兰芳书画集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编 100088

网址 <http://www.ipph.cn>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chs.tmall.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 / 82005070 / 82000270

责任编辑 010-82000860 转 8123

责编邮箱 longwen@cnipr.com

印刷 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本 650 mm × 1600 mm 1/8

印张 91.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0千字

定价 3000.00元

ISBN 978-7-5130-3817-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学画	人物	花鸟	红梅	墨梅	画稿	印章	扇面	扇面（收藏）	后记
一	三	一	三〇	六三	七九	一一五	一三二	一三五	二二九	三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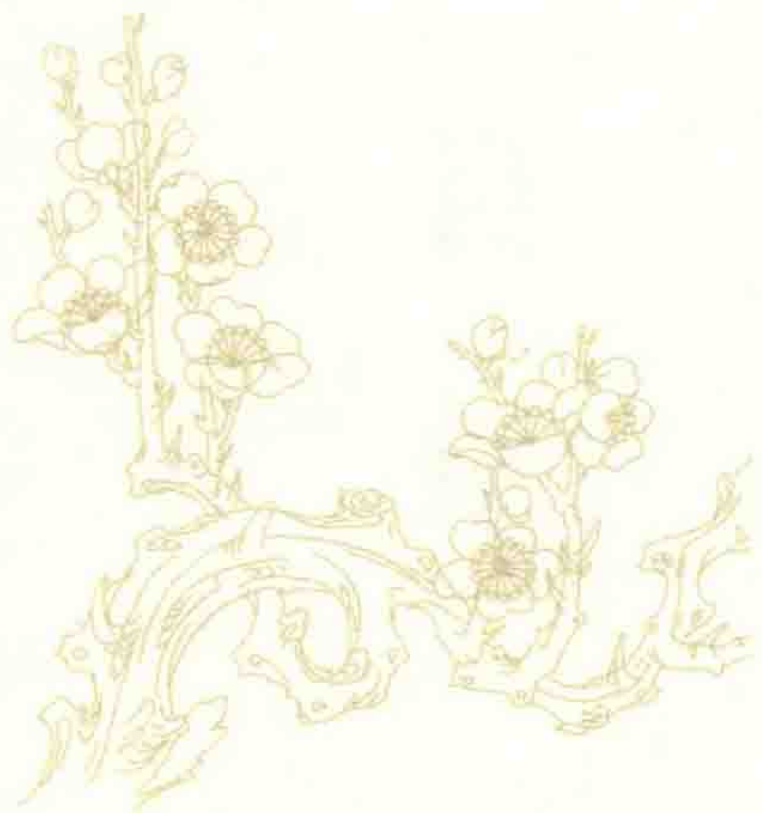
序

梅兰芳先生作为成就卓越的京剧艺术大师，是以多方面的深厚艺术修养为创造基础的。他除了注重良好的道德、艺德的养成，同时注重在艺术上广采取，为自己的京剧艺术创造所用。绘画就是充分体现梅兰芳先生多方面艺术造诣的一个侧面。一九一三年梅兰芳二十岁初出茅庐，首次到上海演出之际，与七十岁的绘画大师吴昌硕先生相识，二人谈剧论画，情趣相投，遂结为忘年交，从而激发了梅先生对绘画的浓厚兴趣。梅先生认为，绘画艺术与戏曲艺术有相通之处，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九一五年前后，由罗瘿公介绍，请画家王梦白先生每周三次到缀玉轩教画，梅先生自认『王梦白是我学画的开蒙老师』。此后，梅先生受到画坛多位名家的指点，如陈师曾指导绘佛像和仕女；汤定之传授绘画心得及理论；齐白石教绘虫草鱼虾；吴湖帆教绘仕女画等，使梅先生之画技迅速提高。他笔下的绘画，既有神佛人物、又有山水花鸟，宛如梅派剧目，多姿多彩，各有风韵。尤其是他擅长画的梅花，无论是墨梅，还是红梅，疏影挺拔，韵味独特，仿佛梅派唱腔，既清越洗炼，醇厚高亮，又形神兼备，摇曳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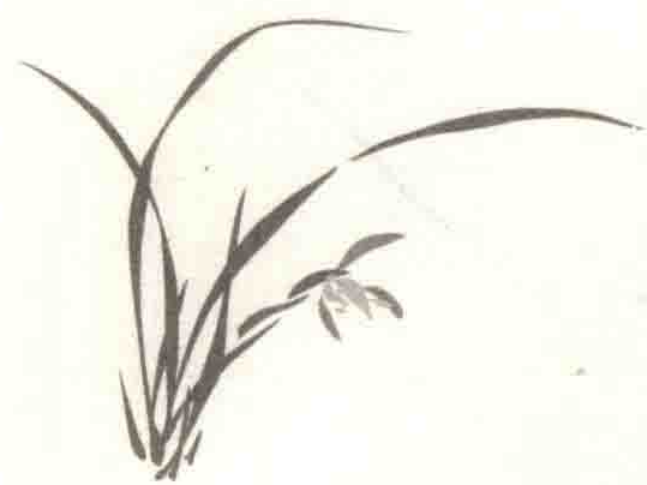
梅兰芳先生作为一位有民族尊严与爱国情怀的京剧艺术大师，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编演了《生死恨》、《抗金兵》等抗战京剧，而且在『七·七』事变之后在敌伪占领区蓄须明志，一直拒绝登台演出。为了生计而把绘画作为当时的职业，曾举办画展并以卖画补贴家用。他这一时期的绘画，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如他曾经画下一幅《松柏图》，题写了『岂不罹严寒，松柏有本性』诗句以自励，充分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在一九四四年的一个风雪寒夜，他收听到日军打败仗的消息，激动万分，奋笔画下一幅梅花图，上题『春消息』，反映了他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心。

在梅兰芳诞辰一百一十七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之时，为纪念梅兰芳大师，弘扬梅先生爱国情怀和艺术精神，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把馆藏的梅先生绘画作品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及已赠给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两幅作品结集出版，很有特殊意义和价值。

是为序。



目
录



序	一
学画	三
人物	一
花鸟	三〇
红梅	六三
墨梅	七九
画稿	一一五
印章	一三二
扇面	一三五
扇面（收藏）	二二九
后记	三五三

学画



梅兰芳在沪寓所作画（一九四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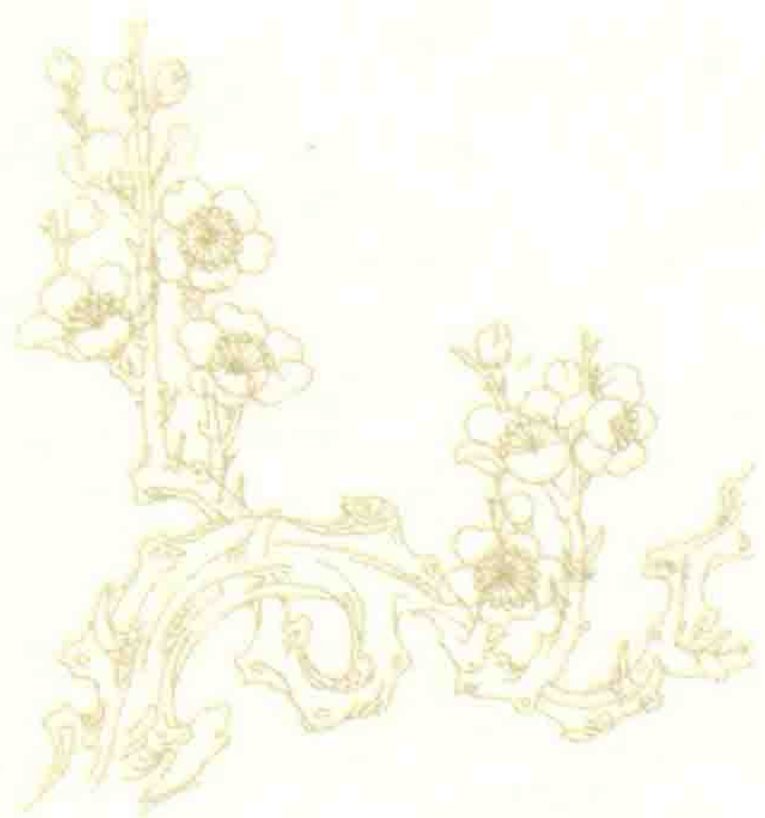
一九一五年前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两次从上海回到北京，交游就渐渐地广了。朋友当中有几位是对鉴赏、收藏古物有兴趣的，我在业余的时候，常常和他们来往。看到他们收藏的古今书画，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这些画里，我感觉到色彩的调和，布局的完密，对于戏曲艺术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因为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我很想从绘画中吸取一些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我对绘画越来越发生兴趣了，空闲时候，我就把家里存着的一些画稿、画谱寻出来（我祖父和父亲都能画几笔，所以有这些东西），



不时地加以临摹。但我对用墨调色以及布局章法等，并没有获得门径，只是随笔涂抹而已。

有一天，罗瘿公先生到我家里来，看见我正在书房里学画，他对我说：『你对于画画的兴致这么高，何不请一位先生来指点指点？』我说：『请您给介绍一位吧！』后来，他就特地为我介绍了王梦白先生来教我学画。王梦白先生的画取法新罗山人，他笔下生动，机趣百出，最有天籟。据他说，在南方，他与名画师程瑶笙是画友，两人常常一起关门对坐挥毫，一画就是一天。他每星期一、三、五来教，我在学戏之外，又添了这一门业余功课。王先生的教法是他当着我的面画给我看，叫我注意他下笔的方法和如何使用腕力，画好了一张，就拿图钉按在墙上，让我对临，他再从旁指点。他认为：学画要留心揣摩别人作画，如何布局、下笔、用墨、调色，日子一长，对自己作画也会有帮助。王梦白先生讲的揣摩别人的布局、下笔、用墨、调色的道理，指的虽是绘画，但对戏曲演员来讲也很有启发。我们演员，既从自己的勤学苦练中来锻炼自己，又常常通过相互观摩，从别人的表演中，去观察、借鉴别人如何在舞台上刻划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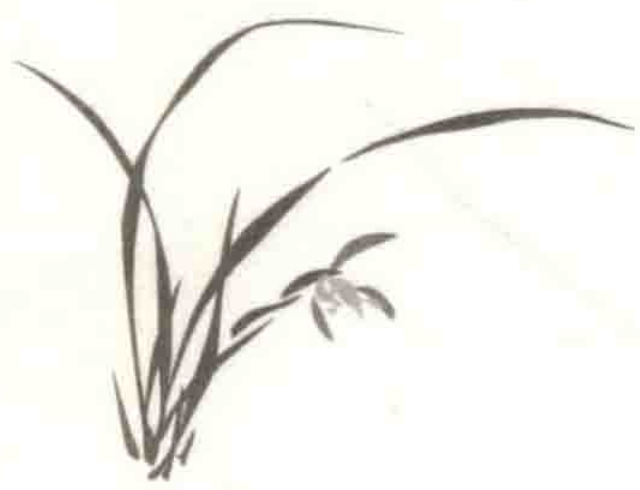
从很多画家观察生活现象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中，我也受益不少。王梦白先生作画，并不完全依靠临摹，由于他最爱画翎毛，所以在家里用大笼子养了许多种不同样儿的小鸟。时常琢磨他们的神态；有时拿一块土疙瘩往笼子里一打，趁着鸟儿一惊，去看它起飞、回翔、并翅、张翼的种种姿势，作为他写生的资料。画昆虫之类，他也一定要捉了活的螳螂、蟋蟀、蜜蜂……来看，而且看得很仔细，一毫一发，从不马虎。记得有一次我们许多人去游香山，我们只是游山玩景而已，而王先生却不然，他每到一处，不论近览远眺，山水草木，都要凝神流连，有时捉过一只螳螂或是蝈蝈，在一旁反复端详。这种对生活现象的仔细观察，不断通过生活的观察，来积累创作素材，我想是值得戏曲演员参考的。记得有些演孙悟空的演员，他们就曾观察了猴子的生活，运用到《闹天宫》、《闹龙宫》这些戏里。当然，有些演员过分在追求孙悟空像猴，这样只注意生活的逼真，而不根据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夸张、再创造，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与戏曲传统的表现



手法不适应的，何况孙悟空是『灵猴』，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湖南常德湘剧的演员丘吉彩同志，就观察了封建时代举人的生活，集中概括地用在《祭头巾》的表演里。盖叫天先生不仅对生物作详细的观察，而且还从佛像甚至青烟里去寻找舞台动作的塑形、舞姿。

在随王梦白先生学画时期，前后我又认识了许多名画家，如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霭士、陈半丁、齐白石等。从与画家的交往中，我增加了不少绘画方面的知识。他们有时在我家里聚在一起，几个人合作画一张画，我在一边看，他们一边画一边商量，这种机会确是对我有益。一九二四年，我三十岁生日，我的这几位老师就合作了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纪念。这张画是在我家的书房里合画的。第一个下笔的是凌植支先生，他画的一株枇杷，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姚茫父先生接着画了蔷薇、樱桃，陈师曾先生画上了竹子、山石，梦白先生就在山石上画了一只八哥。最后，轮到了齐白石先生。这张画基本完成，似乎没有什么添补的必要了，他想了一下，就拿起笔对着那只张开嘴的八哥，画了一只小蜜蜂，这只蜜蜂就成了八哥觅食攫捕的对象，看去特别能传神，大家都喝采称赞。这只蜜蜂，真有画龙点睛之妙。它使这幅画更显得生气栩栩。画好之后，这幅画的布局、意境都变化了。白石先生虽然只画上了一只小小的蜜蜂，却对我研究舞台画面的对称很有参考价值。

我学画佛兴趣最浓的时候，老友许伯明要我画一张佛像送他做生日礼，这是一九二一年（辛酉）的秋天，那时我的佛像画得并不太好。一天下午，我把家藏明代以画佛著名的丁南羽（云鹏）的一幅罗汉像作为参考。这张画上画着罗汉倚松，坐在石上，刚画了一半，陈师曾、罗瘦公、姚茫父、金拱北……都来了，我说：『诸位来得正好，请来指点指点。』我凝神敛气地画完了这张佛像，几位老师都说我画佛有进步。金拱北说：『我要挑一个眼，这张画上的罗汉，应该穿草鞋。』我说：『您挑得对，但是罗汉已经画成，无法修改了，那可怎么办？』金先生说：『我来替你补



上草鞋。』他拿起笔来，在罗汉身后添了一根禅杖，一双草鞋挂在禅杖上，还补了一束经卷。大家都说补得好，金先生画完了还在画上写了几句跋语：

『晚华画佛，忘却草鞋，余为补之，并添经杖，免得方外诸公饶舌。』

许伯明那天也在我家，看我画完就拿走了，裱好后，还请大家题咏一番，师曾先生题曰：

『挂却草鞋，游行自在。不听箏琶，但听松籁。朽者说偈，诸君莫怪。』

茫父先生题了一首五言绝句：

『芒鞋何处去，踏破只寻常。此心如此脚，本来两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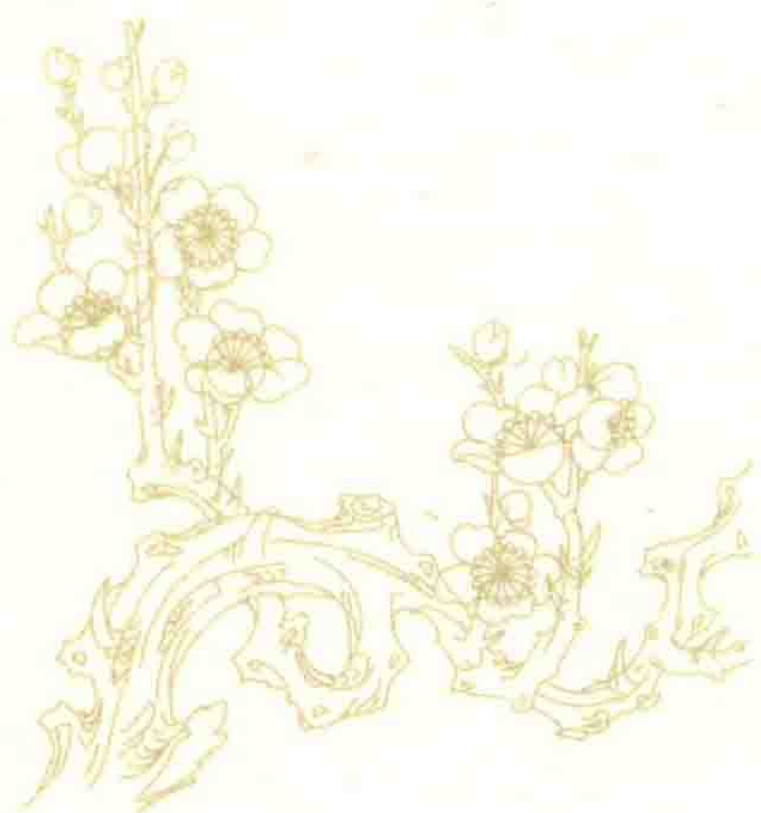
樊山老人的题跋，最有意思，假这张罗汉讽刺当时的议员，他说：

『今参众两院议郎凡八百，人遂目为罗汉，兰芳此画，西方之罗汉欤？中国之罗汉欤？脑满肠肥，其酒肉和尚欤？面貌狞恶，其地狱变相欤？北楼添画草鞋，岂欲促其行欤？耳大如此，作偈者谓其不听箏琶，彼将何以娱情欤？罗汉如日日有箏琶可听，即永废议事日程，如促吾行，则二十元之出席费谁肯牺牲？纵使置我有民，殴我有兵，我神圣不可侵犯之罗汉，但觉宠辱不惊，并不觉坐卧不宁。兰芳此画诚所谓画鸡画毛难画鸡内金，画人画面难画不可测度之人心者也。』

樊山没有署名，后来罗瘿公在旁边加了两句跋语：

『吾为伯明丐樊山翁题此帧，以玩世语多，故不署名，伯明复嘱吾加跋证明之。』

樊山题跋里连当时所谓欧洲文明国家的议员，也借题发挥，一起骂了个淋漓尽致，可谓大快人心。事隔三十余年，一九五八年的岁暮，我应外文出版社的邀请，在国会街二十六号为他们演出《宇宙锋》，我知道这个礼堂，当年就是国会议场，当我在台上大骂秦二世的时候，忽然想起议员们曾在这里表演过墨匣横飞，老拳奉敬的丑剧，又想到了我画的这张罗汉和樊山的跋语，真是感慨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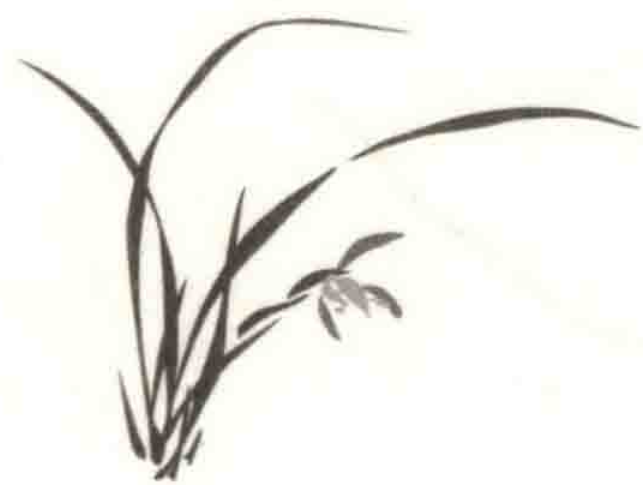


有一次，王梦白、金拱北两位谈到作画的风格，王先生对金说：『你的画画，好比一个裁缝，三尺三就是三尺三，怎么裁的，你就怎么做。』因为金先生对于临摹古人名迹、宋元院本、楼台界画、工细人物，最为擅长，所以王梦白先生这样讲，他又拿自己做譬喻说：『我的画画，好像是个铁匠，假如我要打个钉子，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不合适回炉再重来。我是用脑子来画的。』金先生听了，笑着回答他说：『画画不能只靠天才，学力也应该并重的，我们几千年来前人留下多少有名的作品，这已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你说我是裁缝，不错，就算我是裁缝，可是我做的衣服是称体合身的。』他们这样开门见山地批评，有说有笑，真是有意思。

过一天，陈师曾先生对我讲：『拿梦白的天才，拱北的学力，把他们两方面的特长，融合在一起，彼此的成就更有可观了。』陈先生的话，确是说明他对王、金两位是很了解的。绘画艺术与戏曲艺术一样，都共同有一个继承传统，发展创造的问题，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认真向前人学习，又要大胆进行创造革新。

陈师曾先生的父亲是散原老人，他自己诗、书、画都很高明，我画佛像和仕女，就得过他和姚茫父先生的指点。

师曾先生的北京风俗画是很有名的，他画的都是日常所见的生活情景，如跑旱船、唱活匣子、骡车进香、鼓书、拉骆驼、水果挑、卖切糕、卖绒线、抗肩儿、拉洋车、红白执事、打鼓的、剃头挑……像这些行业的人物，是当时士大夫所不屑为伍的。他在画里面，用警世讽时的笔触，写实的手法，替他们写照。陈先生告诉我，他画这些画的时候，先要同他们接近，听到他们一吆喝，就走出大门去看他们的工具、服装、举止神情，细加揣摩，而后下笔。我很喜欢他的这些画，例如水果挑，卖水果的挑子上插着一根笔直的鸡毛掸子，小贩手拿的烟袋荷包，这些小地方画得都非常细致，凡是老北京看见这一张画，都不觉要会心一笑。这幅画上题着：『大个钱，一子两，



当年酸味京曹享，而今一颗值十钱，贫家那获尝新鲜，朱门豪贵金盘里，风味美得街市先，吁嗟乎，风味美得街市先。』一种不平之鸣，跃于纸上。骡车进香的画上则题着：『有庙且随喜，不必有所图，看家小女儿，犒以糖葫芦。』『不必有所图』一句，正写出了当年逛庙人的心情。最突出的是画里长长的两串糖葫芦和梳着『两把头』的旗装妇人，把当时的风俗情景，描绘得生动逼真。鼓书一幅画着拉的唱的，写出了当年串胡同的街头艺人，为了糊口，不得不在傍晚的时候挟着弦子、大鼓，冒着寒风沿门卖唱的悲惨情境，哪里会有人来同情他们被旧社会埋没、过着困顿生活呢！陈先生还画了一些描写天桥杂技艺人表演的画，也都是身临其境去观察体验后才下笔的。陈师曾先生对当时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作了观察，在他的风俗画里反映出来，他的目光是敏锐的，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是流于纸上的。从陈先生的画里，我们也看到观察生活对艺术家的重要作用，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生活，陈先生的风俗画既继承了国画的传统技法，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而且有自己的风格。观察生活是艺术工作者重要的习惯，我记得余叔岩就谈过他是怎么观察生活的，他和朋友逛公园，就对来往游人一个一个地打量，他能从游人的神情，气质中认出谁是军人，谁是商人，谁是读书人等。

齐白石先生常说他的画法得力于徐青藤、石涛、吴昌硕，其实他也还是从生活中去广泛接触真人真境、鸟虫花草以及其他美术作品如雕塑等等，汲取了鲜明形象，尽归腕底，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和天才，所以他的作品，疏密繁简，无不合宜，章法奇妙，意在笔先。

我虽然早就认识白石先生，但跟他学画却在一九二零年的秋天。记得有一天我邀他到家里来闲谈，白石先生一见面就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我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的草虫、游鱼、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白石先生笑



着说：『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就成了。』我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

这时候，白石先生坐在画案正面的座位上，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手里磨墨，口里和他谈话。等到磨墨已浓，我找出一张旧纸，裁成几开册页，铺在他面前，他眼睛对着白纸沉思了一下，就从笔海内挑出两支画笔，在笔洗里轻轻一涮，蘸上墨，就开始画草虫。他的小虫画得那样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样子。但是，他下笔准确的程度是惊人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他作画还有一点特殊的是惜墨如金，不肯浪费笔墨，那天画了半日，笔洗里的水，始终是清的。我记得另一次看他画一张重彩的花卉，他当时受了吴昌硕的影响，重用西洋红，大红大绿布满了纸上，但画完了，洗子的水，还是不浑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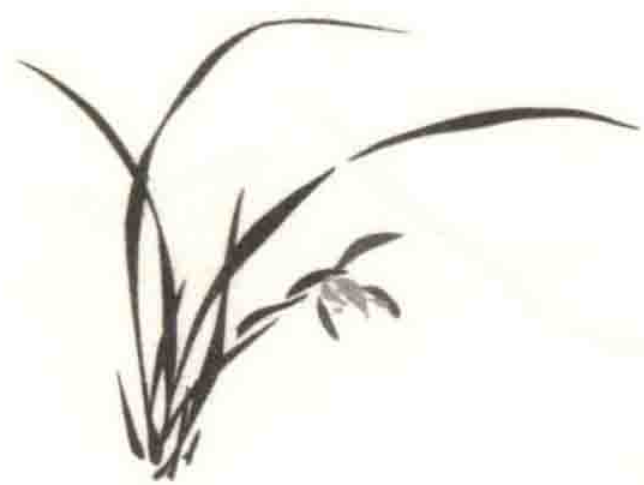
和我有往还的名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几位照例先拿起笔来放在嘴里大嚼一番，接着就在碟里舔颜色，一会又在洗子里涮几下，有时还没有下笔，洗子就成五彩染缸了，这就和白石先生的习惯不同。据说，他们如果不这样，就画不好。我想，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他们在嚼了又涮，涮了又嚼的时候，是正在对着白纸聚精会神，想章法、打腹稿。这和演员在出台之前，先试试嗓音，或者活动活动身体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一天齐老师给我画了几开册页，草虫鱼虾都有，在落笔的时候，还把一些心得和窍门讲给我听，我很得到益处。等到琴师来了，我就唱了一段《刺汤》，齐老师听完了点头说：『你把雪艳娘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

第二天，白石先生寄来两首诗送给我，是用画纸亲笔写的，诗是纪事的性质，令人感动。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颼颼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又一天，在有一处堂会上看见白石先生走进来，没人招待他，我迎上去把他搀到前排坐下，大家看见我招呼一位老头子，衣服又穿得那么朴素，不知是什么来头，都注意着我们，有人问：『这是谁？』我故意把嗓子提高一点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先生为这件事又作了一首绝句，题在画上。有朋友抄下来给我看。事隔三十多年，这首诗的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一九五七年秋，我到兰州演出，邓宝珊先生备了精致的园蔬和特产的瓜果欢迎我们，席间谈起这件事，邓老把这首诗朗诵了一遍，引起我的回忆，更使我难忘和白石先生的友谊。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白石先生善于对花写生，在我家里见了一些牵牛花名种才开始画的，所以他的题画诗有『百年牵牛花碗大，三年无梦到梅家。』

我绘画的兴致越来越浓，兴之所至，看见什么都想动笔。那时，我正养了许多鸽子，拣好的名种，我打算把他们都写照下来。我开始画了两三幅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对我提出警告说：『你学画的目的，不过是想从绘画里给演剧找些帮助，是你演剧事业之外的一种业余课程，应当有一个限度才对，像你这样终日伏案调朱弄粉，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上面，是会影响你演戏的进步的。』我听了他说这番话，不觉悚然有悟。从此，对于绘画，只拿来作为研究戏剧上的一种帮助，或是调剂精神作为消遣，不像以前那样废寝忘餐地首选了。



【

人

物

】

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游兮採湍瀨之
玄芝余情悅其澍美兮心悵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
歡兮託微波以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以要之嗟
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予兮指
潛淵而為期執券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
甫之棄言悵猶豫而孤疑收和韻以靜志兮申禮
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從倚仿徨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擢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樹塗
之郁烈兮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慕遠兮聲
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遝命疇嘯侶或戲清
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姚
兮携漢濱之遊女歎姬媧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倚靡兮臂脩袖以延佇

綴玉主人作洛神圖余為書賦 海甯許源來



庚寅夏燈下寫洛神象 梅蘭芳



